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河。我也是。我的河流,虽然没有稻花香,没有艚公的号子,没有白帆,但它有繁茂的绿树,有丰腴的庄稼,有摇曳的芦花,有我可爱的家乡,有我的亲人,还有我的无数与之相伴的日日夜夜。这条河的名字,叫徒骇河。

徒骇河,在我家乡流过。

一

我的家乡,在茌平区博平镇,徒骇河在她的东边,自南向北,迤邐而过。我家的几亩地就在徒骇河大堤内,小时候跟随爹娘去地里,娘告诫我,只能在大堤上玩儿,不能靠近河边,更不准下河游泳!

一个地方,有了一条河,就会灵动无比,就会神采飞扬,就像女孩子长了一双顾盼神飞的大眼睛。徒骇河,就是我们博平的眼睛。它含情脉脉,注视着蓝天白云,注视着春花秋月,注视着寒来暑往……它滋养着小镇,润泽着这一方百姓。

“这个河为什么叫徒‘害’河?怎么有害啊?”我歪着头眨着眼睛,盯着父亲问。父亲笑着说“徒骇河,不是‘有害’的意思,是‘害怕’的意思。几千年前,咱们老祖宗居住生活的这

徒骇河,在我家乡流过

■ 王栋

的,随风摇曳。我想起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无数个黄昏,我走到徒骇河东岸,从另一个角度看徒骇河,看博平城里。夕阳已隐在小镇之后。红彤彤的晚霞铺满了天空,也映红了徒骇河,波光潋滟,仿佛水底有无数的金币。一只说不上名字的白色的鸟儿,体型不大,有着修长的双腿,优雅地飞进我的视线。我不禁想起王勃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我见到的徒骇河最美的画面了。

二

少小不曾离家,徒骇河与我耳鬓厮磨。田间劳作,抬眼就能看到这条玉带。酷暑难耐了,跳进河里,一个猛子,蹿出老远,这时,我成了徒骇河里的一条鱼。有很多时候,我都痴痴地想,做徒骇河边一棵芦苇,或者一棵蒲草,抑或,做徒骇河里的一条鱼,与它融为一体,长相厮守,远离尘世的纷扰,也不失为一种幸福。

最难忘的是那年高考,落榜的痛苦让我更想逃离人世間。白天,我试图用繁重的劳作替代心头的压力。我坐在自家的玉米地边,几米外就是沉默不语的徒骇河——它比我还沉默。一天晚上,我来到徒骇河桥上。月色朦胧,夜色温柔,带着鱼腥气的夏风扑面而来,天空中,繁星点点。远处,另一座大桥上有灯光闪过。镇上,是明灭的万家灯火。

我泪落如雨。

这时,娘的声音在身后传来:“闷了,出来散散心,也不错。凉快透了,就回家吧,这儿蚊子挺多的……”

“嗯。”我答应着。不跟娘说话,扭头回家。

若干年后,我读到《我与地坛》这篇散文,文中写到作者独自一个人去地坛,母亲不放心,远远在一旁守望。那位伟大的母亲也说了类似的话。“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读到这里,我更咽了

——我困苦不堪焦头烂额的那段日子,娘是否也在我身后,担着心,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在徒骇河畔,在徒骇河桥头。可是那时,我“被命运击昏了头”,根本不曾理会,更别谈体味娘的担忧害怕了。这情不自禁的牵挂,是最深沉的爱啊!

四

我在异乡立业成家,故乡成了他乡。回故乡有时是一种奢望,也是我最盼望的事情。

只是,爹不在了,舅舅也不在了。我爹这个一辈子生长在徒骇河畔的农民,以正直、无私、善良的品格,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也深刻地影响塑造了我。我知道,爹和我一样,对徒骇河有一个寻根穷源的理想,他也有写一部《徒骇河志》的梦想,但是,天不假年,他突发脑溢血,仓促离世,可谓壮志未酬。我把爹安葬在徒骇河边,让他与徒骇河做着最后的守望。

娘也白发苍苍了。我要接她去城里,她执拗着不去。她舍不得家,舍不得那几只鸡,那条狗。徒骇河堤内的那几亩地,已经转给别人耕种。对那几亩地,我分明有些隔膜了。镇上许多熟悉的面孔不见了——有我的发小、我的同学。许多陌生的面孔,问我:你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来?

徒骇河,我的河流,还是那个样子吗?春水不改旧时波吗?不!徒骇河水已不复那时的水,就像现在的我,已不再是当年的我。

走过洪荒时代的徒骇河,它的名字有些名不副实了——它不再是桀骜不驯,令人惊悚恐惧——春旱时它不惜代价,哪怕是自己饥肠辘辘,瘦骨嶙峋,也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干涸的土地送去甘霖;夏涝时,它又以宽宏大度的胸怀,吸纳大地所有委屈的泪水。它平静,执着,低调,内敛。它依然川流不息,不舍昼夜。它是这一方苍生的母亲河。

徒骇河于我,扮演着多重角色。它是母亲父亲,是师长,是朋友,也是情侣。是的,徒骇河,是我的河流。它在我的家乡流过。

二干河从孙庄村外流过

(外一首)

■ 孙殿英

河水穿过平原
继续流淌着
停不下的,是我的手
掬起一捧水
摇晃着水底的沙
其间闪闪的光
如璀璨的星
耀显着我的富足
我拥有整条河里的金
我拥有整条河
我拥有整个平原
干干净净的平原
干干净净的河
干干净净的时光
都在我手里
都在我指缝间
缓缓,缓缓地流淌

我把芦花当作孙庄的村花

孙庄三面环绕的河道里
孙庄村中的池塘里
无论有水,还是没有水
芦苇都会遵循着季节
萌出它的笋芽儿,刺出它的尖叶
而后,慢慢高
慢慢连成蔚然的绿
芦苇的绿,契合了孙庄的宁静
它针一样的叶尖
不影响天空低下来,亲吻孙庄
亲吻孙庄内外的芦苇
环拥着孙庄,芦苇深情地绿
充实着孙庄,芦花朴素地开
芦苇透出的纯净
映衬着平原深处孙庄内敛的核
雨落,孙庄清新
更清新的是袅袅炊烟,鸡鸣犬吠
风高,芦花低伏
伏在更低处的,是芦花掩映的孙庄
孙庄空灵,平原苍茫

梦中的马颊河

■ 路云涛

马颊河是我认识的第一条有名有姓的河。

我们田庄村,村西有一条河,叫家西河,在魏家湾村东南与马颊河有闸相接。下大雨时,雨水会顺着水沟流进这条河里,功能就是泄洪吧;村东有一条渠,叫大渠,也有叫东顺渠的,主要的功能就是灌溉。

在马颊河岸边有一座扬水站,春天麦子浇返青水时,冯庄,赵回,王杜,贾庄,就会去扬水站花钱买水,按小时计费。一个村核算好多少亩地,需要买几个小时。水从马颊河里抽上来,浩浩荡荡地顺着渠道一路向北,通过闸口流进几百亩地的大方,这种灌溉方式我们叫自流灌溉。一冬饥渴的麦田,要是用机井,得三四个小时浇一亩地,用马颊河水,整个村20多个小时就能浇完。每一次浇水,整个村都处于亢奋状态,老老少少的都害怕自己家的地浇不完,因为沿岸的所有土地,都需要从马颊河里抽水,有时候浇到一半,就沒水了。

浇完水的村庄,沟沟坎坎都是湿润的。茅草在沟底喝得饱饱的,新发的叶片,翠绿如翡

翠般晶莹。喇叭花、苜蓿花、苦菜花,仿佛多半天的工夫,就在春风中绽放开了。每个村庄围绕在绿油油的麦田中间,树木掩映,炊烟袅袅。马颊河水,给每个村庄注入了不尽的生机与活力,为每一个以土地为生的人冲刷洗涤着憧憬和梦想。

我很羡慕薛王村,马颊河就在村南,薛王村的人,不管是大人孩子,都感觉这河就是自己村的。有别村的来河边洗衣服,钓鱼,在桥上看风景,在闸左浅水处嬉戏,都是有始有终的,只有薛王村的人,日夜在河风中徜徉。

第一次认识马颊河,是我六七岁的时候。和娘一起到郭堤口新建的面粉厂买麸子。我们田庄离郭堤口四五公里,娘拉着地排车,带着我出发了。她说从马颊河大堤上走,路顺也凉快。

娘那时候正年轻,短发还很黑。我跟在车子后面跑,累了就跳到地排车上。那是我第一次去陌生的村庄。

路把薛王、刘庄分开,拐弯处就是扬水站,视野陡然开阔,风中有一股湿润的味道。我猛

跑几步,冲到桥上。一条大河横亘在眼前。河水是碧绿的,向西望去,河道逶迤,水气苍茫。有河水从桥闸的罅隙滑落,水声清脆悦耳。向东看,河床上是葱茏的草,我想不出,开闸后,水淹没了草,草会不会憋气,水中的鱼儿,会不会在水下的草丛中迷了路。

我对娘说:“这条河真大。”

到了郭堤口,顺利买了两口袋麸子。面粉厂紧挨着供销社,娘把地排车放在门口,带着我进去。乍一进去,屋里很凉爽。娘给我买了一块冰糕,蓝色的纸,上面印着雪花,我小心地揭开纸,用舌头舔了下,又凉又甜。娘用剩下的钱,给自己买了一双凉鞋,回去的路上,娘停下车子,试了两次。我小心翼翼地吃着逐渐变小的冰糕,依靠在装满麸子的口袋上,望着杨树顶上的天空,“娘,我长大了挣了钱,给你买皮鞋……”

马颊河是静止的,就那么躺在那里,流水潺潺。那时的我以为娘会像这河一样永远流淌,不会离开。

金堤河往事

■ 李永保

滔滔黄河穿过鲁西大平原,蜿蜒东去。在黄河北,一条宽阔清澈的河流,傍金堤东流,形成一道壮美的景观。这条河就是金堤河。

金堤河西起新乡市的七里营东,东至台前县张庄排站,全长150公里,是黄河下游的一条重要支流。我的故乡就在金堤河下游,走上金堤就可看到这条泛着粼粼波光的小河。

依稀记得儿时,正月的鞭炮声渐去渐远,田野里开始点缀着生机勃勃的淡绿,我们一群小孩子冒着料峭的春寒来到金堤河畔。

岸随河而弯,柳便随岸而栽,并不成行成排,而是三五成群,望去错落有致,如植画中,别有情趣。淡薄的雾气迷蒙着,潮润的柳枝显出独有的娇媚。

阳光一天天变暖,金堤河水开始上涨,河里的鱼也活跃起来。临堤村里靠捕鱼生活的人们早已划好了各自的捕鱼范围,把一张张大网下到河里,在岸上坐等鱼儿进网。从岸上看,这些网布显得杂乱无章,实际上捕鱼人很是动了一番心思的,乡亲们称这种网的布局为“迷棚阵”。在中午或傍晚,某个堤口总会有一个个盛鱼的广口盆子成行或成片地摆着,等待过路人来买鱼。

天气一天天暖和了,河边钓鱼的人就多了起来,往往钓到的是小鲫鱼、餐鲦鱼,很少能钓到鲤鱼。其实,钓的是一份闲适的心情,没有谁计较鱼的大小与多少。

垂钓者稳稳地坐在河边的马扎上,盯着水面上的浮子,水波一漾一漾,浮子便慢慢漂到一旁,谁也不心浮气躁,不气恼。过一会儿,就把鱼线提起来,往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上钩了。摘下钩上的鱼,整理好鱼食,重又把钩投到了水中。清凌凌的河面,水波浩渺,河边水草丰茂,便少不了细长喙、修长腿的水鸟在浅水里的草丛中,涉水觅食。垂钓者一边垂钓,一边听鸟儿啼叫,心情惬意,心境开阔。

夏日里,骄阳似火,大地如蒸笼,人们走上大堤,到树荫里乘凉。河上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凉爽极了,风里夹带着水草的腥味,渺茫的河面,给人一种身临大海的感觉。男孩子们来到跨河大桥中间,从桥上往下看令人眩晕,但他们不怕,扬起勇敢的头颅,纵身跳到河里,虽然肚皮被水击打得通红,脸上却满是顽皮的笑意。

傍晚时分,散工了,妇女们匆匆回家准备一家人的晚饭;男人们脱下满是汗渍的衣服,跳到金堤河里,洗掉身上的燥热与一天的疲惫;上得岸来,在凉爽的晚风中,拉拉闲谈,晾干身上的水,点着烟,美美地吸上一通。平日里性格粗犷、说话粗鲁的大老爷们,竟也会温和地絮语,眉开眼笑,满脸温情。

一旦水退了,就可以到河边去寻河蚌。沿着河,边走边查看水边,有的河蚌在水面下,走近了,一眼就可看到它正裂开两片壳,吐出淡

白色的斧足,我们蹲下身子,伸手就可抓到;有的河蚌滑到水里去了,留下一道划过的痕迹,如果顺着印痕摸下去,准能摸到或大或小的河蚌。

再过一些时候,上游不来水,我们这段河里就可能“出鱼”。当“出鱼”时,成千上万的鱼密密麻麻地浮游在河面上,或餐鲦或鲫鱼,煞是喜人。说也奇怪,一段河里,如果出餐鲦鱼,河面便都是餐鲦;如果出鲫鱼,那一段河面尽是鲫鱼。惹得方圆几里的人们也扛上大网小网,风风火火来到出鱼的河面,迫不及待地下到河里。走亲访友的,看到河里黑压压捕鱼的人,也禁不住停下自行车,脱掉鞋袜,下河来,徒手摸鱼。“出鱼”的盛况有时持续一两天,有时一个上午或下午。

秋风一刮,喝足了金堤河水的庄稼就熟了,千里沃野荡漾着农人们金黄的希望。乡亲们的心思拴在了田间地头,金堤河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一河碎银缓缓向东涌去。

这些童年时平平常常的事,如今想来却是弥足珍贵,就像母亲给的物件,总是把它作为珍宝放在心间。金堤河,哺育我长大的金堤河啊,我多想再回到您的怀抱,倾诉我浓浓的思念呀。



故乡的河

■ 高明久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那就是流淌在心中的故乡的河。不管是岁月流逝还是季节轮回,不管近在咫尺还是千里遥远,故乡的河总是在心中澎湃着。

早年,故乡的河是赵牛河的源头。那时的赵牛河,是条排水河。农业灌溉需要用水的时候,它没有水。到了夏秋不用水的时候,它接上游黄河流、马海等村的客水,反而满注都是水。1986年秋,国家兴修水利,开辟了位山灌区引黄一干渠,解决了鲁西平原农业灌溉用水难的问题。

一干渠占压了赵牛河源头,从我们村东向北穿过聊滑路,折向西到张洪津村东,再向北流向在平、高唐等县。我们村的农田全部在村东、村北,从此不再为灌溉用水而发愁。村北的班清运河是一条排涝河。两条河为这一地区旱涝保丰收提供了保障。

一干渠,虽比不上黄河那样汹涌澎湃,波澜壮阔,但它流淌着的黄河水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孕育着我们这方百姓。

我高中毕业的那年,春节刚过,生产队长就张罗着安抽水机,浇小麦返青水。看着河水翻过堤坝,像一条黄龙奔腾不息流入麦田。干渴一个冬天的麦苗喝了浑厚的黄河水,似乎精神了起来,在微风中向我摇头致意。见此景,灵感生,顺口溜

出:“春至留寒意,麦苗欲返青。隆隆机器响,汨汨流水声。”

炎热的夏天,它则成了儿童纳凉的好去处。一群群“光屁股猴子”狗刨刨、倒仰仰、扎猛子、打水仗,我把水泼向你,你把我泼向他,猫着腰、闭着眼,嘻嘻哈哈,其乐无穷。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这一河的欢笑声。

到了“三秋”大忙季节,田野里热火朝天,河涯上也是热闹非凡。“三秋”生产指挥部、宣传宣传处,红绿标志一应俱全。不远处就是“伙房”。队长选派两名干净利索的妇女,在河岸上埋锅做饭。中午,三人一伙,五人一堆,喝着生产队里熬的汤,吃着自己带来的窝头,边吃边谈。

1975年金秋时节,我离开家乡去上学。骑车沿一干渠东岸,回首望望黝黝闪光的河水,看看人欢马叫的田野,心就像一干渠的水,久久不能平静,一步三回头,依依难舍。

多少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故乡的河。当我再次看到一干渠,河东岸铺成柏油路;河道也全部衬砌;东岸已成观光大道,直通位山湿地公园;两岸绿树成荫,风光秀丽。伫立渠畔,满目苍然,依稀的是轮廓,崭新的是河貌;流逝的是风烟,记住的是故乡的河;变幻的是岁月,不变的是情感。